

門生 劉三 王好善 編輯

訓士書

本縣文風久衰宇內習鉛槧者素以先生為宗至則人人自以為得師亦諄諄以教化為務朔望至學親為諸生講解陳其大義徃徃皆出尋常訓課之外聽者莫不心領而神怡又約諸生為課躬為點對執時較懸斷其心術之邪正若燭照數計諸生欣欣興起始知文行合一之學云其所著會約實藝林之

卷之九

指南也輯訓士書

會約

一經義最細人品高下一閱可知

國家設此以磨礪一世之豪傑而豪傑之士童而習之覃精畢慮而工之遂亦能以心之精微形之副墨九習是者率以存心明理為本領文字曲拆具心鵠中不復贅茲特揭其有關於心理者數端約而守之匪獨為舉業也

國家設科目欲求真才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

教養真才實能進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  
應科目處學校者往往謂取經義論策耳善為  
是雖士行掃地何害于高科他無以為也持此  
心以讀書不惟失古先聖賢立言之意亦大非  
朝廷今日育材之意矣予謂士子披青衿入黌宮以  
遠大自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天  
一事曠世不談即希聖希賢始亦未論爾諸生  
且先希士士志于道不恥衣食之惡今能志道  
否士無恒產而有恒心今有恒心否果能立志  
求道則胸中物累自不能留果知恒心之不可  
忘則三旬九食男子常事愛養廉節之苑靡他  
由是而作舉業則源清流濶氣貫生華矣

我

朝時義推荆川昆湖者以其溫順典雅有揖遜之風  
無干戈之氣也邇來士習愈趨愈下不發明實  
理而崇尚虛詞不体贴書意而惟採摘浮語邊  
幅窘裂氣象險巖令人讀之有錚錚不平之意  
此衰世之文也欲時義典雅全要養得胸襟溫  
厚此有一法至簡至易惟習多為孝弟耳學者  
倘真有愛親敬長之意父兄面前不敢不和氣

不敢不婉容不敢不徐行後長有理不敢辨有  
難不敢辭習之久久胸中悖氣日消順德日長  
持此以事君即為忠臣持此以交友即為順友  
宇宙間只是一箇和順處處可行故曰塞乎天  
地橫乎四海即無親長亦須常存愛人敬人之  
心使爾藹然發為文章定大雅不群矣

一觀人之法但觀含蓄則淺深自見觀文之法亦  
然燕趙之士慷慨情多雍容氣少故北地之文  
大都病在直致寡涵蓄然往時作者猶能以宕  
蕩見竒而今則膚淺庸腐其陋極矣此皆由理

卷五

三

學不明而誦叙無根也吾願學者讀書明理究  
極本本原使聖賢旨意了了在心目間有十分  
見識止作二三分文字如鼓瑟將希而一唱三  
悠然不盡則善矣我

朝文字楊東里諸公倡為臺閣体須要雍容和雅蘊  
藉含蓄此舉業之正宗也故特揭示云

一士人不肖者類束書不親遊談無根間有讀書  
者又汨于帖括專事鉅釘拘牽講說以合註又  
拘牽訓詁以合經而聖賢之意遠矣讀書之法  
將本文朗誦精思先會道章大意識其指歸次

一句一字求其下落皆湏體之于心身驗之于日用灼見其句之可行字之不妄然後將大註一貼之再將大全諸賢之說一考索之有所不合不妨再思不可輕悖前賢自是已說極之而果有所不通則當尋經以畧傳不可信傳以疑經當借傳以明經不可驅經以從傳此尤北方學者所當知也

一前輩文字其詞甚拙其理甚精如荆川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一節其束云師以及師友以觀友等句真發朱傳所未發昆湖講于務本云培吾未滴之天防吾未萌之欲朱傳數倍其講不遷怒數語非悖註也乃超于註而深得經意者也老程文中如陝西君子之於天下一節以盡性立說中也者二節天地萬物不分中和此皆獨得之見可以一洗世儒之陋李石麓先生戊辰主試由誨汝知之乎一節語衆考官云夫子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便是知何等簡易何等直截若依註言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夫子之言反是不完之語矣其程文見在管經觀之辛未張太岳主試先進

於禮樂全章註重中字其程式獨重質字分明  
得旨甲戌學如不及一節註言人之為學既如  
有不及矣而其心猶踈然惟恐其或失之從來  
講說泥註皆分上句為功下句為心不知學者  
豈有無心之功哉此俗儒派頭牢不可破孫月  
峯諸公直就心上說足破千古之疑丁丑子貢  
問士三節予在場中告同年常兄須重本做常  
言三節注云此言本末皆無足觀若重本則悖  
註矣及揭榜則程墨皆重本此類甚衆不能悉  
舉凡世事愈傳則愈薄惟理性愈講則愈明今

張卷五

五

當理學大明之日毋信程朱而疑孔孟也

一程子云立言之道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孟  
氏亦云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蓋其言不近則  
衆人易惑其指不遠則君子易厭此聖賢立言  
之法萬世操觚者所必宗焉者也近世攻文者  
上之不涵養性靈下之不精研書意但獵竒字  
襲勝語以相矜嚴讀之瞿然愕然至不能句而  
細求之則全無理意如嚼蠟耳禮部禁約云青  
天白日之下為魍魎鬼魅之談一一細與講求  
語語都無深識可謂切中時文之弊茲與多士

約文章湏以孔孟為宗試看論語孟子其言何等平正其意何等精深爾今為文務以明白淺易之詞發淵永精微之理使觀之顯然而味之無極斯為合式

一文字最忌有下俚氣味湏包容六合渺視古今高者薄青冥下者徹重泉庶可壓倒元白然此不必希慕高遠只要心地超然光明潔淨亦不必別立門戶只於日用飲食語默取與之際時求合理惟公惟恕便不為鄙穢所染矣凡私已求勝喜聲譽兢是非好談人短皆是下俚氣味

卷之六

六

大人量含太虛萬物一體何已可私何人可勝誰為聲譽炫耀何人誰得誰失是非何從而起人之短皆已之短豈敢輕談又檢身不暇豈敢見人之短此皆是目前實事雖非悟後之修亦是夢中之覺願與諸生勉之

一以文會友原是聖門成法南方諸生俱立文會爾輩湏隨便立會不拘人數宜遵白鹿洞教規彼此以實心相與友有未善則開誠告之善則舍已從之又湏于文字之外質疑問難相與開發心狗頭示默觀相與砥礪名節不矜不伐下

拜昌言若無若虛追思昔友虞廷孔門相與之  
益可想而知也

一民生于勤死于逸農及工商皆終歲勤動士獨  
何人可以自逸先輩讀書有三年之圖每月下  
列三十日作三分如清晨修業無曠即用筆抹  
上一分午間無曠即抹中一分薄暮無曠即抹  
下一分曠則空之用以自檢  
三年讀書之圖

本卷目錄

七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作論法

一按說文云論者議也故必反覆辨詰方為得體或翔秦見竒或設難起意或於有中求無或於空中獻象窮于有數近於無形去礙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須依於忠厚止于理義可標駁群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詞不可以強詞奪正理與毀而吾獨譽之發吉人之心事抒千古之幽光若衆譽則不可輕毀也有過處可求無過無過而來有過則刻矣文章之微關係心術學者慎之

卷五

一論有三等一是性理論貴研精闡微根極理要以左國之詞華發程朱之心事使確然不易然有條此最難者也一是政事論貴獨稽政源參酌流弊彌綸群務折衷是非陳法則句句可行警世則言言可懼此亦不容苟作然較之性理則粗而易騁矣一是人物論貫串古今詮次賢哲取一人而有益于天下則毀之不為薄如韓愈之爭臣論蘇洵之辨姦論皆非無實之空言也善褒者語不多而美獨至如曾子之稱孔子止江漢秋陽三言耳而大聖人氣象儼然在

目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語愈多而揄揚愈不足  
係識見不侔耳此你論者所以貴有識也

一凡作論須要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然後  
可傳萬形有弊惟理難磨理不勝詞雖工無益  
也先輩如柳子厚之四維論歐陽修之朋黨論  
唐寅之議賞論近世唐荆川之四皓論予之三  
監論皆確然不可易者也說理既透主意既高  
不煩彫琢詞華自足千古次之則修詞矣

一學你論須將左傳國語韓非呂覽之屬各摘數  
篇熟誦沉思之有作即擬之不似則易之始于

卷五

九

擬議終于變化蓋其初學也惟恐其不似既也  
又恐其襲焉而不化矣至于變化則心肝骨髓  
全是古人啓口容聲無非高調若待招之而後  
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

一論貴古賈生過秦其最也論貴圓蘇氏兄弟稱  
絕調焉故學論者取材于古而凡當暢之以蘇  
文

一論有破有承入題之後有原題原題之後始入  
大講大講之後有腰有尾宋人繩尺論其法最  
備嫌其太拘然初學作論不閱之則無規矩而

不泥焉斯善矣

作表法

一表始于漢廣于唐而盛于宋漢表皆散文唐始用四六然亦間有散者自宋迄今則皆用駢麗工矣其體有諫有請有乞有進有薦有賀有慰有辭有謝有訟有彈今場屋所用惟三體曰進曰賀曰謝而已表冒長短不拘但要的確移易不動冒後為解題原其來歷究其指歸進表解題宜詳不拘進書進物凡自我而進則當說得分明賀表多不用解題凡解說題目多說前朝不濟故賀表不用即用亦不得多切忌道着衰微亂亡景象頌聖處亦要切題賀表頌聖宜詳謝表自叙宜詳各有體也

卷之五

一唐表宋表俱用四六而體亦不同唐人聲律極精對偶極切如奇珍雜寶鑿合相配銖兩悉稱宋人以聲律之文為叙事之體明暢過于唐人而典麗不及也既曰擬唐擬宋則亦當論其世而各肖之斯為合格

一表有聲有律平仄相間宮商迭宣朗然可頌者聲也對偶精切分毫不爽者律也如古表云自

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耶對子謂耶與  
爺同音也又狼狽獸名流離鳥名其精工如此  
一學作表須將唐宋好表各讀數首作骨次將鄉  
會好程表分類閱之如拜官書籍宮室衣服之  
屬不過十餘類每類作一首則裕如矣

### 作策法

一以策取士自漢文始亦古者詢事考言之遺意  
至我

朝取人則尤以策為重

國初未設督學使者提調之權全在有司五月試經

春五

土

義仲月試論表皆在嚳宮季月則專試策有司  
主之自此制一變而策學幾廢矣

國家之制曰試策只許直陳所見不許修飾文詞說  
文云策者謀也貴通達治體敷陳確實豈籍調  
脂弄粉東塗西抹哉宙宇間大學問如天文地  
理曆律兵刑之屬社氏通典以十八事盡之文  
獻通考廣而為二十四日今試每事精考熟于  
胸中發之為文則為名世之言見之于用則為  
經世之學彼以虛求我以實應何樂如之欲精  
研學問自有要法韓愈云紀事必提其要纂言

必鈎其玄諸生各置空簿將天文地理之目分  
列其上日間讀書或聽人談論則隨手割記于  
各目之下久久積成大秩不覺貫穿矣今人讀  
書不知紀事紀言之法旋讀旋忘釋卷茫然毋  
惑也

一策欲博古通今古惟宗文獻通考今惟宗大明  
會典足矣曹純之甚不能徧閱二書但將策目  
三十箇每題擬作一篇亦勝拾殘膏剝護以欺  
主司也